

纯粹之爱与功利女性

——对《我的名字叫红》中谢库瑞形象解读

摘要:谢库瑞是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是小说中爱情故事的主人公。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解读，本文对主流话语下阿拉伯世界妇女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心理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 帕慕克 女性形象 谢库瑞

一、纯粹之爱与功利女性

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包含三个主题：爱情、谋杀、文化哲理。其中的爱情线索主要是通过男主人公黑和谢库瑞的互动表现。

“如果我身边有一张以威尼斯大师手法绘成的谢库瑞是肖像，那么我一定不会在十二年的旅途中因为忘记了被我抛在身后的恋人的脸庞而感到自己没有归宿。因为，只要爱人的面容铭刻在心，那么世界就还是你的家。”¹对于少年时代的恋人谢库瑞，男主人公始终保留着宗教般的虔诚和痴迷。

而谢库瑞对十二年前的被迫离别并没有太多伤感。相比黑重逢后对昔日爱恋的向往，谢库瑞更多的是忧虑眼下自己和儿子的依靠、归宿。“知道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整个伊斯坦布尔有那么多的女人和我一样，丈夫出外打仗都失踪了，这时，我才接受了自己的命运。”²

表面上看，黑为了娶到谢库瑞，朝思暮念，听命于谢库瑞的摆布，以至深入险境追查杀人凶手，最后差点鲜血流尽而亡；而谢库瑞，始终有着自己的谋算，在和黑通信时有所保留，刻意安排与黑的邂逅，看着黑饱受相思之苦而毫不动容。

而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两个人行动和言语背后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诉求。

“绘画和快乐，我希望那些认真留意我的故事和命运的亲爱的读者们，牢记这

¹ 奥尔罕·帕慕克. 我的名字叫红[M]. 上海人民出版社. P17

² 奥尔罕·帕慕克. 我的名字叫红[M]. 上海人民出版社. P52

两件事，因为它们是我的世界之源泉。”³ 离别十二年，黑还是当初离开故乡的少年，而谢库瑞已是等待失踪丈夫的妻子、抚养两个小儿子的母亲、年迈父亲唯一的女儿。

2、神权、父权、夫权之下艰难的生存处境

谢库瑞的主动权仅限于与黑的感情交流，甚至与是否能够带着两个孩子嫁给黑，也不是谢库瑞自己可以决定的。在神权之下，属于伊斯兰教中的汉那非教派的谢库瑞，她不能主动要求和丈夫离婚；在父权之下，她不能没有父亲的支持就寻求别的教派帮助以取得离婚的许可；在夫权之下，丈夫失踪实如寡妇，她难以摆脱夫家的控制，要应付丈夫弟弟的骚扰和夫家前来索要她和孩子的忧虑。对于广大的阿拉伯世界的妇女而言，她们面临的往往是神权-父权-夫权的三重束缚，她们需要依附男人，而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有限的尊严幸福，往往需要她们运用自己的美貌、智慧去争取。正如黑和谢库瑞通信，黑可以在信中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和爱恋，而谢库瑞却要将自己的感受伪装起来，表面是回绝黑的表白，实则暗含旧情难忘的情愫。所以，在谢库瑞功利的爱情观背后，是地位低下的阿拉伯妇女独特的生存策略。

3、圆滑与腐朽

“我之所以能够乐观地接受生命与世界，完全有赖于谢库瑞与自己对她的痴情。”抛开男女性别的差异，在黑和谢库瑞的互动中，黑的天真单纯、富有才华跃然纸上，而谢库瑞让人感受到的是世故女子的圆滑和腐朽。

她陶醉与自己富足安全的生活，她不在意过去和黑的少年恋情，也不信任未来的承诺与幸福。因为自己不可信，所以也不相信他人，无论是对于老父、女仆、黑还是自己的孩子，谢库瑞都展现着狡黠的交换和圆滑的妥协。不得不说，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过于老成，也过于悲哀，以至于透出了一股腐朽的气息。这种心态不仅属于一个饱经风霜的女性，也属于一个没

³ 奥尔罕·帕慕克. 我的名字叫红[M]. 上海人民出版社. P38

有希望的没落的民族，属于一个曾经繁荣却终究难逃腐败和堕落的古老文化。旧的世界已经坍塌，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所有的不确定中，凡夫俗子尚能掌控的不过是个人安危、衣食住行，个体的精神追求被消解了。

土耳其妇女的生存状态是帕慕克一直关注的问题。而在 20 世纪前，土耳其妇女是典型的传统伊斯兰妇女，她们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谦逊、缄默、顺从，一心相夫教子，厨房与卧室是她们的主要生命空间和实现人生价值之地。谢库瑞虽然精明圆滑，但依然无法逃脱这种束缚，甚至我们可以说谢库瑞所费心经营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束缚中的安全享乐。

在小说的最后，黑满身鲜血、即将死去，谢库瑞没有请医生拯救黑的生命，反而将黑与她反锁在屋子里，进行放纵的性交活动。一方面，是谢库瑞此前对黑的再三拒绝与此时的主动之间的反常，但也正是在两人的性爱中，黑死而复生了：“我完全放纵了自己，拥抱他的伤口，他的刀痕与瘀肿，他像个孩子般呻吟，一步一步远离了死亡”；另一方面，是故事本身情节逆转的反常，谢库瑞在黑即将死去时结束了他，而黑也能够通过谢库瑞独特的拯救手段复活。在谢库瑞与黑的关系中，性成为两人最终得以平等结合的标志，这或许是帕慕克对于生育观念或者说文化观念的某种隐喻。

在纯粹之爱里，作为功利女性的谢库瑞是圆滑腐朽的，同时又是坚韧而充满力量的。

参考文献：

- 【1】张虎. “恋之奴仆”与“纯粹之爱”——帕慕克爱情叙事的苏菲神秘主义原型结构[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2).
- 【2】刘利平, 陈玉洪. 谢库瑞与山鲁卡德——从女性角色的塑造看《一千零一夜》对《我的名字叫红》的影响[J]. 名作欣赏, 2013(3).
- 【3】张虎. 土耳其妇女、延异诗学与两部复仇剧——解读奥尔罕·帕慕克的《雪》[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4(12).

